

禮記正義

十一

禮記正義卷第十八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

因之國先王先公有功德宜享世祀今絕無後為之祭主者昔夏后氏郊鮒至祀為夏後而更郊禹晉侯夢黃熊入

國而祀夏郊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置都之所及諸侯所封之內皆因古昔先王先公所居

之地今其地子孫絕滅而無主後者則天子諸侯祭此先王先公故云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若天子因先

公之後亦祭先公若諸侯因先王之後亦祭先王先王先公皆謂有德宜世祀者疏昔夏至禮也 正義曰案祭

禮記義十八

禮通

法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是夏郊鮒云至祀為夏後而更郊禹者案禮運云祀之郊也禹也是祀郊禹也殷滅夏

之時殷則不應郊鮒必應封夏之後但不知名祀與否至周封夏後於杞據禮運成文故云祀更郊禹也不廢殷時

夏後已郊禹也云晉侯夢黃熊入國而祀夏郊者案昭十七年晉侯有疾夢黃熊入於寢門于時子產聘晉韓宣子問

子產其何厲鬼子產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夫之

祀也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如傳所云夏后之時郊祭以配天至殷周之時鮒雖不配天以其有功列於羣祀故

云三代祀之但春秋之時周衰禮廢不能祀鮒晉既為盟主當代天子祭羣神羣祀傳之意義謂晉當代天子攝養

神之祀不謂因此國在地無主後者今鄭引之以證祭無主後則謂鮒是夏家之先晉居夏之舊地鮒無主後故晉

祀之禮之與傳意少異然夏後有祀而云無主後者以不祭鮒故云無主後也甘黃熊之言禘入羽淵案爾雅



三足為能先師或以為黃熊義或然也

天子植禘禘禘嘗禘烝

一也。禘合也。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禘。後因以為常。天子先禘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禘。凡禘之歲，春一禘而已，不禘以物無成者，不躬祭。周改夏祭曰禘，以禘為躬祭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大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躬祭一禘一禘。諸侯禘則不禘，禘則

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禘。

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諸侯

禘

互明植禘文

禘一植一禘

下天子也 禘歲不禘

嘗禘烝禘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夏躬。天子諸侯大祭及時祭之事，各隨文解之。天子之祭當禘之歲以春物未成，不

為禘祭，唯植為時祭之禘，故云植禘。夏秋冬之時先為禘祭，後為時祭，故云禘禘禘禘。嘗禘烝禘。天子至一禘。正禮記義十八 二 徐進

禮記義十八

二

徐進

義曰：案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禘也。案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薨，至文二年八月二十一日於禮少，四月未得喪畢，是喪畢當禘。諸侯既爾，明天子亦然，故云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禘。云後因以為常者，案禮緯三年一禘，五年一禘，故知每三年為一禘。祭是後因以為常，云天子先禘而後時祭者，以經云禘禘禘嘗禘烝，天子位尊，故先為大禮也。云諸侯先時祭而後禘者，以下文云諸侯嘗禘烝禘，諸侯位卑，取其漸備，故先小禮。後大禮，此等皆躬已前之制，但不知幾年一禘。禮緯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鄭云百王通義則虞夏及躬皆與周同，禘亦三年為一也。皇氏取先儒之義以為虞夏禘祭，每年皆為。又云三時禘者，謂夏秋冬或一時得禘則為之，不三時俱禘。然案鄭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百王通義鄭又注此云春一禘而已，不禘以物無成者，不躬祭。又禘禘志云王制記先王之法，禘為大祭，禘於秋，於夏於冬。周公制禮祭不欲數，如鄭此言則夏禘

三時俱殷祭皇氏之說非也云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大祖者僖公以三十三年十二月薨文二年八月大雩于大廟於禮少四月文公應合二年十二月而禘大祖廟也是新君即位之二年而云三年喪畢者通死君之年爲三年云明年春禘於羣廟者以僖公八年禘于大廟宣公八年辛巳有事于大廟有事禘也爲仲遂卒略言有事僖也宣也皆八年禘既五年一禘則後禘去前禘五年也前禘堂三年今二年而禘故云明年春禘於羣廟案閔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昭十五年禘于武宮昭二十五年將禘於襄公禘皆各就廟爲之故云羣廟云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者公羊傳文云自爾者謂自三年禘羣廟之後每五年之內再爲殷祭故鄭禘禘志云閔公之喪僖三年禘僖六年禘僖八年禘凡三年喪畢新君二年爲禘新君三年爲禘皆禘在禘前閔公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則禘當在吉禘之前故禘禘志云四月禘五月禘不譏禘者慶父作亂國家多難故莊公既葬經不入庫門閔公早厭其亂故四

小七百卅四

禮記義十八

三

洪來

月禘不譏五月即禘比月而爲大祭又於禮少四月故書譏其速也鄭禘禘志云魯莊三十二年八月公薨閔二年五月吉禘時慶父殺子般之後公懼於難不得時葬葬則去首經於門外乃入務自尊成以厭其禍若已練然免喪又速二年四月夏則禘既禘又即以五月禘於其廟比月大祭故譏其速也閔公之服凡二十一月於禮少四月又不禘云吉禘譏其無恩也閔公以二年八月薨僖二年除喪始禘大廟明年禘於羣廟自此而後五年再殷祭六年禘故八年禘僖公以三十三年十二月薨至文二年七月間有閔積二十一月明月即禘經云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於文公之服亦少四月以其逆祀故特譏之文公十八年二月薨宣二年除喪而禘三年禘於羣廟自此之後亦五年再殷祭與僖同六年禘故八年禘昭十一年五月夫人齊歸薨十三年平丘之會歸不及禘冬公如晉昭十四年春歸乃禘故十五年春乃禘經云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至十八年禘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禘昭二十五

牛禘于襄公也此是鄭論魯之禘禘鄭又云明堂位曰魯王禮也以此相推况可知是鄭以天子之禮與魯同也案穀梁傳以年數者不數閏而鄭數莊公及僖公之喪皆云通閏二十一月者鄭欲盛言日月闕少假令通閏止有二十一月耳鄭於禘禘志除莊公之喪少四月而答趙商云於禮少六月者通禘月言之也哀姜之喪僖三年乃除僖二年得除閏公喪而禘者以是喪祭雖在前喪之內亦得為後喪之祭故雜記云三年之喪則既顯其練祥皆行是也此云三年喪畢禘於大祖廟明年春禘於羣廟案玄鳥箋云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禘祭於大祖更有禘於其廟之文不同者謂練時遷主遞廟新死者當禘祭於其廟以安之故鬯人云廟用脩注云謂始禘時左氏說禘謂既期之後然則禘於其廟在於練時而玄鳥箋云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者鄭將練禘摠就喪畢禘於大祖而言之其實禘廟在練時也熊氏一說謂三年除喪特禘新死者於廟未知然否其禘禘大小鄭以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禘

小二百卅四

禮記卷十八

四

洪來

也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故為大事若王肅張融孔晁皆以禘為大禘為小故王肅論引賈逵說吉禘於莊公禘者遞也審諦昭穆遷主遞位孫居王父之處又引禘於大廟逸禮其昭尸穆尸其祝辭摠稱孝子孝孫則是父子並列逸禮又云皆升合於大祖所以劉歆賈逵鄭眾馬融等皆以為然鄭不從皆以公羊傳為正逸禮不可用也又曾子問云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與禘祭祝取羣廟之主明禘祭不取羣廟之主可知爾雅云禘大祭也謂比四時為大也故孫炎等始爾雅云皆以禘為五年一大祭若左氏說及社元凱皆以禘為三年一大祭在大祖之廟傳無禘文然則禘即禘也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禘鄭康成禘禘及四時祭所以異者此禘謂祭於始祖之廟毀廟之主及未毀廟之主皆在始祖廟中始祖之主於西方東面始祖之子為昭北方南面始祖之孫為穆南方北面自此以下皆然從西為上禘則大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

其坐位乃與禘相似其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文王東面穆主皆北面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東面其昭主皆南面無穆主又祭親廟四其四時之祭唯后稷文武及親四廟也 諸侯至不禘

禘則不禘者虞夏之制歲朝皆闕一時之祭也此從南方始也南方諸侯春禘祭竟夏來朝故闕夏禘故云禘則不禘也 禘則不嘗此西方諸侯秋來朝也行夏祭竟而秋來朝故不嘗也 嘗則不烝此北方諸侯冬來朝者也

行秋祭竟而冬來朝故廢烝也 烝則不禘此東方諸侯春來朝者也行冬祭竟而春來朝故廢禘也然各廢一時耳餘三時皆祭也今不從東方始而從南方始者欲舉春禘得祭者為始故也 禮記正義曰此云虞夏之制者雜明諸代不專殷又此春禘而注云夏殷則知夏殷春祭俱名禘也 諸侯至烝禘 諸侯降於天子故禘一牲一禘者

禘在牲上也欲見先時祭故禘在牲上 禘一牲一禘者言諸侯當在夏祭一禘之時不為禘祭唯牲一禘而已闕 禮記正義曰 五

時祭也不云一禘而云禘一者禘在一前與禘在牲前其義同皆見先時祭也 嘗禘烝禘者謂諸侯先作時祭烝嘗然後為大祭之禘故云嘗禘烝禘鄭既云諸侯禘歲不禘是諸侯當禘之歲法不作禘而皇氏云諸侯夏時若禘則不禘若禘則不禘 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

田則薦 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士薦牲用特豚大夫以上用羔所謂羔豚而祭百官皆足詩曰四之日 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

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 庶人無常

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 性取與新物 相宜而已

握賓客之牛角尺

握謂長不出膚

諸侯無故不殺牛

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

故不食珍

故謂祭饗

庶羞不踰牲

祭以羊則不以牛肉為羞

燕衣

不踰祭服寢不踰廟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諸侯祭用牲牢及庶人所薦

之物各隨文解之

注有田至祭非

正義曰知有田既

祭又薦新者以月令天子祭廟又有薦新故月令四月以彘嘗麥先薦寢廟又士喪禮有薦新如朔奠謂有地之士大斂小斂以特牲而云薦新故知既祭又薦新也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者晏子春秋云天子以下至士皆祭以首時故禮記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周六月是夏四月也又雜記云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議其用七月明當用六月是也魯以孟月為祭魯王禮也則天子亦然大夫士無文從可知也其周禮四仲祭者因田獵而獻禽非正祭也服虔注相公五年傳云魯祭天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非鄭義也此薦以仲月謂大夫士也既以首時祭故薦用仲月若天子諸侯禮尊物熟則薦之不限孟仲季故月令孟夏薦麥孟秋薦黍季秋薦稻是也大夫既薦以仲月而服虔注昭元年傳祭人君用孟月人臣用仲月不同者非鄭義也南師解云祭以首時者謂大夫士也若得祭天者祭天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其禘祭禘祭其祭亦用孟月其餘諸侯不得祭天者大祭及時祭皆用孟月既無明據未知孰是義得兩通故並存焉案春秋相八年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書者左氏見其瀆相十四年八月乙亥嘗書以御廩災左氏公羊以為不應嘗僖八年七月禘鄭以為公會王人于泚故歸七月乃禘昭十五年二月禘于武宮者鄭禘禘志以十一年齊歸薨十五年喪終之禘不擇月定公八年冬十月順祀先公以陽虎作亂求福先公特為此祭故不用常月此等皆不用孟月

者以春秋亂世不能如禮故參差不一難以禮論也云士薦牲用特豚者案儀禮特牲是有地之士用特牲今無地之士薦宜貶降不用成牲故用特豚云大夫以上用羔者以諸侯大夫有地祭者用少牢其無地薦者則用羔也言以上則包天子皆用羔也雖用羔天子諸侯亦用餘牲不皆用羔故月令以彘嘗麥以犬嘗麻云所謂羔豚而祭百官皆足者所謂是禮器文士薦而云百官者舉大夫以上而言士之屬吏以衆言之亦曰百官故任厥問云天官司喪注云士不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此云百官皆足則有臣矣記閣答曰此上下兼說之耳士雖無臣猶有屬官佐祭特牲饋食云公有司私臣皆殺胥百官皆足抑謂此也引詩曰者是豳風七月之篇也云四之日謂周之四月夏之二月其朔旦之時獻羔祭用韭薦於廟引之者證薦用羔之義

注新物相宜

正義曰言相宜者謂四時之間

有此牲穀兩物俱有故云相宜非謂氣味相宜其相宜者若牛宜稌羊宜黍之屬是也

注握謂長不出膚

正義

禮記義十八

七

李德瑛刊

曰公羊傳曰膚寸而合鄭注投壺禮云四指曰扶扶則膚也

注故謂祭饗

正義曰案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謂大牢也是周公制禮天子日食大牢則諸侯日食少牢大夫日食特牲士日食特豚至後世衰亂玉藻云天子食日少牢朔月大牢諸侯食日特牲朔月少牢則知大夫食日特豚朔月特牲士日食無文朔月特豚故內則曰見子具視朔食注云天子大牢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是常食有限不得踰越故知謂祭也謂諸侯祭以大牢得殺牛諸侯之大夫祭以少牢得殺羊天子大夫祭亦得殺牛其諸侯及大夫饗食賓得用牛也故大行人掌客諸侯待賓皆用牛也公食大夫禮大夫食賓禮亦用牛也故云謂祭饗也

注祭以至為羞

正義曰案有司徹是少牢之祭云宰夫羞房中之羞注醢食糝食內則云糝取牛羊豕之肉得用牛者祭既用少牢則糝亦不用牛肉以羊肉為羞

古者公田藉而不稅

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

治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則所云古者謂殷時

市廛而不
稅其舍不稅其物**關譏而不征**
譏譏異服識異言征亦稅也周禮國凶札

則無門關之**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
麓山足也**夫圭**
征猶譏也

田無征
夫猶治也征稅也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治圭田者不稅所以厚賢也此則周禮之士田以

任近郊之**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古者公田不稅及關市地稅什一**疏**
圭田無征之事各隨文解之 自古者以

下至夫圭田無征並非周法故云古者其藉而不稅正謂殷時市廛而不稅以下或兼虞夏無以言之 公田藉而

不稅者謂民田之外別作公田一井之中凡有九夫中央一夫以為公田藉之言借也唯借八家之力以治此公田

美惡取於此而不稅民之私田 市廛而不稅者廛謂公家邸舍使商人停物於中直稅其所舍之處價不稅其在

李孝六
禮記義文
八
李德幾刊

市所賣之物市內空地曰廛城內空地曰肆**關譏而不**

征者征稅也關竟上門也譏謂呵察公家但呵察非違不稅行人之物此夏殷法周則有關門之征但不知稅之輕

重若凶年則無稅也猶須譏禁禁謂防遏 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者以時入者獮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謂民

庶須有采取隨時而入官不限禁之 夫圭田無征者夫猶治也畿內無公田故有圭田卿大夫士皆以治此圭田

公家不稅其物故云無征必云圭者圭絜白也言卿大夫德行絜白乃與之田此殷禮也殷政寬緩厚重賢人故不

稅之周則兼通士稅之故注云周禮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稅什一**注**
藉之至殷時 正義曰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者案宣十五年初稅畝傳云非禮

謂稅民所自治為非禮明依禮唯取公田之物故云美惡取於此引孟子者證三代稅法不同案孟子滕文公問為

國於孟子孟子對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劉氏及皇氏皆云夏時民多家

得五十畝而貢五畝殷時民稍稀家得七十畝而助七畝
周時其民至稀家得百畝而徹十畝故云其實皆什一而
云夏時人衆殷世人稀又十口之家唯得五十畝之地皆
不近人情未知可否熊氏一說以為夏政寬簡一夫之地
唯稅五十畝殷政稍急一夫之地稅七十畝周政極煩一
夫之地盡皆通稅所稅之中皆十而稅一故云其實皆什
一此則計田雖不得什一理稍可通既古意難知故彼此
俱載又鄭注匠人云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
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夏則有貢無助殷則有
助無貢鄭注匠人又云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
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
制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此三代所以別也云
古者謂殷時者以春秋宣十五年云穀出不過藉藉謂借
民力也此經亦云藉皆謂借民力也助官治田與殷七十
而助相當故云古謂殷時鄭知周之畿內用夏貢法者案
載師云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

禮記卷之八

九

馬泉

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
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
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鄭注云廛里邑居里矣廛民居之
區域也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仕田自卿以下所受
圭田也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
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賞田者賞
賜之田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家邑大夫之
采地小都鄉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載師又云園廛二十
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又
司馬云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
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計一成
百井井有九家百井即九百家而云一成三百家者以此
田上中下除宮室塗巷三分之一自餘通率一家受二夫
故一成為三百家是一井九家為定無公田也故鄭云以
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不稅夫者
謂鄉遂及公邑若采地即為井田稅夫與畿外同知畿外

用助法者案詩小雅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春秋宣十五年云初稅畝傳云穀出不過藉論語云盍徹乎孟子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是皆論公田之事故鄭云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然畿外諸侯雖立公田其實諸侯郊外亦用貢法故孟子云野九夫之田而稅一即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故鄭云邦國亦異外內耳但郊內地少郊外地多從多言之故云畿外制公田不稅夫也凡賦法無過十一故孟子云輕於十一大貉小貉重於十一大桀小桀十一而稅堯舜之道但周之畿內有參差皆不同而言之十一若畿外先儒約孟子樂緯皆九夫為井八家共治公田八十畝已外二十畝以為八家井竈廬舍是百畝之外別助是十外稅一郊外既十外稅一郊內亦十外稅一假令治一夫之田得百一十碩粟而貢十碩是亦十外稅一也劉氏以為匠人注引孟子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十一為正則謂野九夫之田

小文之六十六

禮記義十八

十

景

而稅一國中十一夫之田而稅一是二十夫之田中而稅二計地言之是十中稅一若計夫實稅猶十外稅一與先儒同也但不知諸侯郊內十夫受十一夫之地若為作制耳或畿外地寬也一夫受百一十畝之地與畿內異也

注周禮至畿也 正義曰引周禮者證凶荒之時雖無征稅猶須譏禁禁謂防遏為重其勢則雖無凶荒縱不賦稅猶須譏禁與周凶荒時同則門關有稅但不知稅之輕重

注麓山足 正義曰案僖十四年沙鹿崩穀梁傳云林屬於山為鹿鹿山足也案鄭注大司徒云竹木曰林注瀆曰川水鍾曰澤林麓川澤之異也 **注**征稅至什一 正義曰載師云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又云凡任地國宅無征是征謂稅也引孟子書者證卿以下有圭田謂之圭者圭

繫也言德行潔白也而與之田殷所不稅者殷政寬厚重賢人周則稅之故鄭云此即周禮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

稅什一者 載師文也 **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治宮室城 **疏** 正

郭道渠

義

曰此一經前明以殷法此則兼通周禮三日謂使民治城郭道渠年歲雖豐不得過三日自下皆然案周禮均人云豐年旬用三日中年旬用二日無年旬用一日年歲不同雖豐不得過三日

田里不粥墓

地不請也皆受於公民不得私也粥賣也請求也

司空執度度地司空冬官卿掌邦事

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觀寒煖燥濕

地遠近制邑井與事任力凡使民任

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寬其力饒其食

空居民井任以事食之事言司空執度度地者謂司空執文尺之度以量度於地居處於民觀山川高下之宜沮澤

浸潤之處又當以時候此四時知其寒煖

沛正義曰言觀寒煖解四時燥濕解山川沮澤燥謂山也濕謂川與沮澤謂萊沛者何備云沮澤下濕地也草所生為萊水所生為沛言沮地是有水草之處也

井之處正義曰築小司徒云九夫為井四井為邑為邑之處謂平原之地衍沃之所堪造邑井即左傳所謂井衍沃也若山林藪澤則不堪邑井也

也正義曰上云用民之力唯三日而已故注云治宮室城郭道渠此言興事言興則用力難重故云事謂築邑築邑則築城也又築廬之與宿及市案遺人云凡國野之道

十里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是也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者凡國家為役之法老少功程不

同老則功少壯則功多今使民之時雖役壯者限以老者之功程故曰任老者之事凡廩餼牲體壯者食多老者食

少雖老者給以壯者之料故食壯者之食壯者從老者之功故注云寬其力老給壯糧故云饒其食

凡居

禮記義十八

十一

景

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使其材動廣谷大

川異制謂其形象民生其間者異俗謂其所好惡剛柔

輕重遲速異齊謂其情性緩急五味異和謂香臭與鹹若器

械異制謂作務之用衣服異宜謂氈裘與締綌脩其教不易

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教謂禮義政謂刑禁中國戎夷

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地氣使之然東方

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

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雕文謂刻其肌以丹青涅之交趾足相鄉

禮記義十六

十一

然浴則同川卧則僣不火食地氣煖不為病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

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毛羽穴居有不粒食

者矣不粒食地氣寒少五穀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

和味宜服利用備器其事雖異各自足五方之民言

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

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皆俗間之名依

其事類耳鞮之言知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中國及四夷居處言語衣服飲食會不別

今冀部有言狄鞮者之事各隨文解之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者材

謂氣性材執言五方之人其能各殊王者居處各須順其

注氣材藝使堪其地氣故廬植云能寒者使居寒能暑者使居暑即其義也。情性緩急。正義曰性謂稟性自

然故孝經說云性者生之質若木性則仁金性則義火性則禮水性則信土性則知中庸云天命之謂性是賦命曰

然情者既有識知心有奸惡當逐物而遷故有喜怒哀樂好惡此經云剛柔輕重遲速天生自然是性也而連言情

者情是性之小別因性連言情者耳若指而言之則上文異俗是情也故注云謂其所好惡今經有剛柔輕重遲速

六事而注唯云緩急者細別則有六大摠唯二剛輕速摠是急也柔重遲摠是緩也此大略而言人性不同亦有柔

而躁者剛而遲者故尚書云臯陶行有九德是也。謂作務之用。正義曰作務之用者謂民之作務所用五方

不同故考工記若粵之用鑄胡之用弓車故云器械異制器械謂摠用之器械謂兵器故公羊傳何休云攻守之器曰

械。脩其至其宜。俗謂民之風俗宜謂土地器物所宜教謂禮義教化政謂政令施為言脩此教化之時當隨其

風俗故云不易其俗。齊其政者謂齊其政令之事當逐物之所宜故云不易其宜教主教化故注云教謂禮義政

主政令故注云政謂刑禁也。中國至曰譯。正義曰從此以下至北方曰譯摠論四夷中國之異。中國戎夷五

方之民者舉戎夷則蠻狄可知五方之民者謂中國與四夷也。文身者謂以丹青文飾其身。有不火食者以其

地氣多煖雖不火食不為害也言有不火食者亦有火食者。雕題交趾者雕謂刻也題謂額也謂以丹青雕刻其

額非唯雕額亦文身也故仲雍居吳越左傳云斷髮文身趾足也言蠻卧時頭嚮外而足在內而相交故云交趾不

云被髮者髮斷故也。衣皮有不粒食者矣者以無絲麻唯食禽獸故衣皮地氣寒少五穀故有不粒食者。衣羽

毛穴居者東北方多鳥故衣羽正北多羊故衣毛凝寒至盛林木又少故穴居其有不粒食者與西戎同。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者言中國與四夷雖異各有所安之居和味宜服利用器者言中國與四夷皆有所和之味

所宜之服所利之用所備之器其事雖異各自充足 五
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者以水土各異故言語不通
好惡殊別故嗜欲不同 達其志通其欲者謂帝王立此
傳語之人曉達五方之志通傳五方之欲使相領解其通
傳東方之語官謂之曰寄言傳寄外內言語通傳南方語
官謂之曰象者言放象外內之言其通傳西方語官謂之
狄鞮者鞮知也謂通傳夷狄之語與中國相知其通傳北
方語官謂之曰譯者譯陳也謂陳說外內之言東方謂之
夷者風俗通云東方人好生萬物舐觸地而出夷者舐也
其類有九依東夷傳九種一曰玄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麗
四曰滿飾五曰鳧史六曰索家七曰東屠八曰倭人九曰
天鄙南方曰蠻者風俗通云君臣同川而浴極為簡慢蠻
者慢也其類有八李巡注爾雅云一曰天竺二曰咳者首
曰焦僥四曰跛踵五曰穿胷六曰僂耳七曰狗軼八曰韋
春西方曰戎者風俗通云斬伐殺生不得其中或者兇戎
其類有六李巡注爾雅云一曰僂夷二曰戎央三曰老白
小之口廿六十五

禮記義十八

古

張環

四曰耆羌五曰鼻息六曰天剛北方曰狄者風俗通云父
子嫂叔同穴無別狄者辟也其行邪辟其類有五李巡注
爾雅云一曰月支二曰穢貊三曰匈奴四曰單于五曰白
屋 雕文至為病 正義曰案漢書地理志文越俗被
髮文身以辟蛟龍之害故刻其肌以丹青涅之以東方南
方皆近於海故俱文身云浴則同川卧則僂者言首在外
而足相鄉內故典瑞注云僂而同邸正本直云卧則僂足
同字俗本有同字誤也 皆俗至鞮者 正義曰言寄
象狄鞮譯皆是四夷與中國皆俗間之名也云依其事類
耳者中國通傳之人各依其當方事之比類而言說之
即寄者寄付東方之言象者象似南方之言是依其事類
也云今冀部有言狄鞮者今日之言必有從於古欲
古有狄鞮之言鞮與知 聲相近故鞮為知也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

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 得猶足也 無曠土

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

尊君親上然後興學

立小學大學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居民處地相

得乃食節事時勸功尊君立學之事 食節謂食得其時
事特謂事得其時樂事謂民樂悅事務勸功謂勉勵立功
尊君謂臣民尊君親上謂在下親愛長上民富
而可教謂民事既得如此然後可得興學也

禮記正義卷第十八



禮記正義卷第十九

禮記卷第十九

禮記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

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

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糾

惡司徒地官卿掌邦教者逮及也簡差擇也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

帥循也不循教謂教很不孝弟者司徒使鄉簡擇以告者鄉屬司徒耆老皆朝于庠

禮記義十九

高彥

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

俊士與執事焉將習禮以化之使之觀焉耆老致仕及鄉中老賢者朝猶會也此庠

謂鄉學也鄉謂飲酒也鄉禮春秋射國蜡而飲酒養老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

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

之右如初禮中年考校而又不變使轉徙其序觀其見新人有所化也亦復習禮於鄉學使

不變移之郊如初禮郊鄉界之外者也稍出遠之後中年又為之習

不變移之遂如初禮遠郊之外曰遂遂大夫掌之又中年復移之使

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遠方九州之外

齒猶錄也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移名於司徒也

夫所考有德行道藝者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

俊士可使習禮者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

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不征不給其繇役造之也能習禮則為成士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虞書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

崇高也高尚其術以作教也幼者教之於小學長者教之於大學尚書傳曰年十五始入小學十八入大學順

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順此四術而教以成是士也春秋教

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秋冬陰也書禮者事

事亦陰也互言之者皆以其術相成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

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皆以四待成之

王太子之庶子也羣后公及諸侯凡入學以齒皆以長幼受學不用尊卑將出學

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王夫樂

正大樂正以告于王此所簡者謂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

子大胥小胥皆樂官屬也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

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亦謂使習禮以化之不

弃賢者子孫此習禮皆於大學也不變王三日不舉去食樂重弃人屏之

禮記義十九

二

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

棘當為
棘棘之

言偏使之偏寄於夷戎
不屏於南北為其大遠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

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

移名於司馬司馬夏
官卿主邦政者進士

可進受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司徒脩禮明教上賢絀惡
教學升進之事各隨文解之

爵祿也 脩六禮以節
民性者六禮謂冠一昏二喪三祭四鄉五相見六性稟性
自然剛柔輕重遲速之屬恐其失中故以六禮而節其性
也 明七教以興民德者七教即父子一兄弟二夫婦三
君臣四長幼五朋友六賓客七也德者得也恐人不得其
所故以七教以興舉其民使之皆得其所也此六禮七教
並是殷禮周則五禮十二教也齊八政以防淫者八政一
曰飲食二曰衣服三曰事為四曰異別五曰度六曰量七
曰數八曰制淫謂過奢侈故以八政禁令之事以防淫淫

禮記義十九

三

陳政

過之失貴賤同有故不云民淫 一道德以同俗者道履
蹈而行謂齊一所行之道以同國之風俗敬養耆老所以
致恭孝之心哀恤孤獨所以逮及不足謂以恩惠逮及之
不足則孤獨者也尊上賢人所以崇獎有德簡去不肖所
以絀退惡人從司徒以下至升諸司馬曰進士皆是司徒
所掌教之事既云上賢崇德簡不肖絀惡揔之於此從命
鄉簡不帥教者至終身不齒論絀惡之事謂鄉人入學不
帥師教屏退絀除也自命鄉論至曰造士論崇德之事謂
鄉人入學德業有成升名進於司徒又鄉人所學須有經
術自樂正崇四術至詩書明所習業之事非唯鄉人所教
如此王子公卿之子亦當須教其不肖者亦當退之自王
大子以下至終身不齒論教王子等屏退之事但鄉人既
卑節級升之故為選士俊士至於造士若王子與公卿之
子本位既尊不須積漸學業既成即為造士於是大樂正
之官揔論鄉人造士及王子等造士以告於王升諸司馬
故云大樂王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

士是摠包鄉人及王子及公卿之子學業成者注帥循至司徒正義曰帥循也爾雅釋詁文云鄉屬司徒者六鄉大夫皆司徒統領周禮鄉皆屬地官是鄉屬司徒也耆老至事焉司徒命此鄉學簡擇不帥教者以告司徒司徒乃命鄉內耆老皆聚會於鄉學之庠乃擇善日於鄉學內爲此不帥教之人習其射禮中者在上故云上功又於鄉學習此鄉飲酒之禮令老者居上故云上齒欲使不帥教之人觀其上功自勵爲功觀其上齒則知尊敬長老大司徒帥領國之英俊之士與在鄉射飲酒執行事焉使俊士與之以爲榮惡者慕之而自勵此言國之俊士則非唯鄉內之人注耆老至養老正義曰摠言耆老其數則衆故知致仕及鄉中老賢致仕則書傳略說云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是也鄉中老賢謂鄉人不仕年老有德行者故鄉飲酒云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注云先生鄉中致仕者君子國中有盛德者云朝猶會也者恐有朝王之嫌故云朝猶會也云此庠謂鄉學也者以習射上功在州學

六十年
禮記義十九
重刊
四

習鄉上齒在黨學恐此是州黨之學故云庠鄉學也謂初時耆老聚會於庠學乃擇元日就州學習射就黨學上齒習射習鄉各在一處則不得同日也云鄉謂飲酒也者言經中習鄉謂飲酒者此鄉既有上齒之文故知謂鄉飲酒也云鄉禮春秋射者案州長職云春秋而射于州序然則射于州序而云鄉射禮者州屬於鄉雖在州序亦得謂之鄉或可鄉居此州更不立州學若州之有事則就鄉學是鄉學得爲射也云鄉禮春秋射者解習射之處也云國蜡而飲酒養老者周之十二月國家蜡祭之時黨正鄉飲酒而養老案黨正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知此經習鄉非正月鄉學飲酒者以鄉學飲酒無正齒位之事此云上齒案黨正職云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又禮記鄉飲酒義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故解此鄉爲黨正飲酒謂之鄉者黨鄉之屬故云鄉也或鄉之所居之黨不別立黨學黨之正齒位就鄉學爲之亦謂之飲酒注中年至觀焉正義曰案

學記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
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上云命鄉
簡不帥教者謂初入學一年之終簡不帥教教很之人為
之習射習鄉此注云中年考校而又不變中猶間也謂間
一年而考校之時不變者右鄉者移左左鄉者移右下云
不變移之郊者謂五年之時更簡不帥教者故注云中年
又為之習禮間四年之下一年也下云不變移之遂者謂
七年之時故注云又中年移之遂間六年之下一年也下
云不變屏之遠方者謂九年之時鄭注不去間年者以九
年限極不須云間年也云亦復習禮於鄉學者習禮謂習
射上功習鄉上齒故經云如初 ⑤郊鄉至郊學 正義
曰此郊謂近郊也以遠郊之內六鄉居之若鄉民近國城
及國內之人其學在國中或在公宮之右或在公宮之左
故前云右鄉若鄉人遠國城在近郊之外者則學在近郊
其習禮亦鄉大夫臨之 ⑥遠郊至之學 正義曰案司
馬法曰百里郊二百里野遂人云掌邦之野既二百里為

野遂之所居故知遠郊之外云遂大夫掌之者謂遂大夫
掌所職二百里中也且此不帥教者移之在遂不應鄉大
夫臨之故亦遂大夫掌之遂大夫亦帥國之俊選於遂學
而行禮也但六鄉州學主射黨學主正齒位遂則縣與州
同鄙與黨同未知縣正主射鄙師主正齒位以否亦應與
鄉不異但周禮不備耳但縣鄙皆屬於遂雖各立學摠曰
遂學或遂之所居縣鄙不立縣鄙之學有事則在遂學與
鄉同 ⑦遠方九州之外齒猶錄也 正義曰九州之外
於周則夷鎮蕃也蓋隨罪之輕重而為遠近之差若王子
公卿之子雖屏夷狄但居夷狄之內畔故下注云不屏於
南北為其大遠明鄉人則屏於南北也齒猶錄也者案文
王世子云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以年相次是錄其長幼
故云齒猶錄也 ⑧移名至藝者 正義曰大司徒之官

命鄉大夫論量考校此鄉學之人有秀異之士者升於司
徒先名惟在鄉今移於司徒謂錄其長幼在司徒其身錄
在鄉學云秀士鄉大夫所考有德行道藝者謂鄉大夫考

此鄉學之人有德行道藝者德行謂孝友之徒道藝謂多才藝此唯升名司徒未即貢舉入官也案鄉大夫云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謂鄉人有能有賢者以鄉飲酒之禮興之獻賢能之書於王名則升於大府身則任以官爵則下文云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彼據鄉人故三年一舉此據學者按中年考試期周同也熊氏以為此中年舉者為期禮鄉大夫三年舉者周法其義非也

正義曰案內則云二十而冠始學禮此升於大學曰俊士之人年以二十故可使習禮云學大學者案尚書周傳云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三入小學二十八入大學又書傳略說餘子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其鄉人當與餘子同故知二十習禮之時在大學也此升於學者謂身升於大學非唯升名而已

禮記義十九

六

王恭

猶給鄉之繇役以藝業未成次云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者身雖升學亦以學未成猶給司徒繇役若其學業既成免其繇役定本云升之學無大字升諸司徒則不征於鄉升之於學則不征於司徒皆免其繇役者是為造成之士云能習禮則為成士者以二十習禮禮以一身故為成士然習禮必年二十案書傳適子二十八入大學餘子十八入大學然則升名司徒未入大學已能習禮為造士者二十習禮舉其大綱若其性識聰明則亦早能習之

樂正至大學

正義曰樂正掌國子之教者案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引虞書命汝典樂教胄子者證以樂官教胄子之義孔注尚書云胄長也謂王子公卿大夫元上之子云高尚其術以作教也者謂樂正之官當光揚尊崇此四術以為教謂敷暢義理贊明旨趣使學者知之引尚書傳曰以下書傳略說文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

樂正之官依順此古昔先王之道則詩書禮樂之等教之造成此十術者是道路之名詩書禮樂是

王之道路謂之術

春夏至相成

正義曰鄭以經

云春秋教以禮樂則秋教禮春教樂冬夏教以詩書則冬
教書夏教詩故云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所以詩
得為聲者詩是樂章詩之文義以樂聲播之故為聲若以
聲對舞則聲為安靜舞為鼓動舞為陽聲為陰故大胥云
春釋采合舞秋頒學合聲是也就舞之中奮動甚考屬陽
奮動靜者屬陰故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
是也云秋冬陰也書禮者事事亦陰也者書者言專之經
禮者行事之法事為安靜故云書禮者事事亦陰也文王
世子云秋學禮冬讀書與此同也云互言之者皆以其術
相成者若不互言當云春夏教以樂詩秋冬教以禮書則
是春夏但教以樂詩不教禮書秋冬但教以禮書不教以
樂詩言其四術不可暫時而闕今交互言之云春教樂明
兼有禮秋教禮兼有樂夏教詩兼有書冬教書兼有詩故
云皆以其術相成但逐其陰陽以為偏主耳

禮記義十九

七

鄭注

卿大夫元士之子國之俊選皆以四術造焉云王子王之
庶子也者以經云王太子乃云王子故知是庶子也云羣
后公及諸侯者以經羣后之下即云卿大夫士無諸侯之
文故知羣后之中是三公及諸侯也

正義曰長幼受學雖王太子亦然故文王世子云將君
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是其事也

此所至止也

正義

曰此所簡者謂王太子以下者承上鄉之學下恐所簡兼
有鄉人故明之也云大胥小胥皆樂官屬也者案周禮大
司樂中大夫二人大胥中士四人小胥下士八人皆屬大
司樂故云樂官屬也云出學謂九年大成學止也者以上
文鄉人中年考校恐此亦中年故明之也知九年者以下
即云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無移左鄉右鄉及移郊
遂之事故知是九年學止也

習禮皆於大學也

正

義曰若殷人習禮在於大學即明堂位云瞽宗於學文王
世子云禮在瞽宗於學也周則大學曰東膠瞽宗
不得為周之大學也故鄭注儀禮鄉射云周立四代之學

於國而又以有虞氏之庠為鄉學則周之尋常習禮於殷學之中至九年為王子不變其習禮當於東膠大學然則餘子十八入大學嫡子二十八入大學者皆是殷法也若周法立當代大學在公宮左大學即東膠也又立小學於西郊小學即有虞氏之庠其習書於虞氏之學習禮樂於殷之學習舞於夏后氏之學故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又云禮在瞽宗書在上庠詩則無文鄭注云弦謂以絲播詩則習詩亦在瞽宗然詩與禮樂雖各在其學習之至二十八大學之時仍於大學之中兼習曰術故此注云習禮皆於大學是周之大學亦習禮也禮既在瞽宗又在大學則其餘亦可知也

注棘當至大遠 正義曰夔之言偏者案漢書云西南有夔夷知非彼夷而讀為偏者以與寄文相對寄非東方夷名是寄旅之意則夔亦非西方夷名故以為偏迫於夷狄也云不屏於南北為其大遠者案漢書地理志云南北萬三千里東西九千里又帝王世紀南北萬三千

大序九

禮記卷十九

八

張佺

三百六十八里東西九千三百二里漢地既然則古亦應爾皆南北長東西短故鄭此注云不屏於南北為其大遠

大樂至進士 此大樂正之官論造士之中最秀異者以告於王而升名於司馬論之曰進士言進受爵祿也此文承王子公卿大夫之子下似專據王子等其實鄉人入學為造士者亦同於此其鄉人不在學者及邦國所貢之士所貢於王亦當升諸司馬以司馬掌爵祿故有司士屬焉其職云以德詔爵以功詔祿即知但入仕者皆司馬主之下文更不見鄉人及邦國所貢

論官其材 觀其所長 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

各署其 所長 論定然後官之 使之 任官然後爵之 命

位定然後祿之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

士禮葬之

以不任大夫也

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

車甲

乘兵車衣甲之儀有發謂有軍師發卒

凡執技論力適四方

羸股肱決射御

謂探衣出其臂脛使之射御決勝負見勇力

凡執技以

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

言技謂此七者

凡執

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

欲專其事亦為不德

出鄉

不與士齒

賤也於其鄉中則齒親親也

仕於家者出鄉不與

士齒

亦賤

疏正義曰此一節主論司馬之官用其人及發材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王必以樂正所論之狀授與司馬司馬得此所論之狀乃更論辨之觀其材能

禮記義十九

九

王能

高下知其堪任何官是準擬其官以其材故云官材也

論進士之賢者謂司馬辨論之後不堪者屏退論量進士

賢者以告於王告王之時而正定其論各署其所長若長

於禮者署擬於禮官長於樂者署擬於樂官論定然後官

之者謂既論擬定然後試之以所能之官任官然後爵

之者謂堪任此官然後爵命之位定然後祿之者謂既

受爵命使有職位然後與之以祿以不任大夫也

正義曰以經云大夫廢其事故知不堪任大夫也致仕而

退死得以大夫禮葬故論語注云大夫退死葬以士禮致

仕以大夫禮葬是也 有發至車甲 有發謂國有軍旅

以發士卒是司馬之事王則命大司徒教此士卒以車甲

之事謂教以乘兵車及衣甲之儀容必司徒者以司徒主

衆又主教故與司馬相參也 有發謂有軍師發卒

正義曰知發是發卒者以經云教士以車甲故知發謂軍

師發卒也 凡執至士齒 執技之事凡有三條上條論

課試武夫技藝之事中條論執技之人并射御之外條史

醫卜之等下條論執技之人不得更為二事以其賤故出
鄉不與士齒 凡執技論力適四方羸股肱決射御者言
此既無道藝唯論力以事上故適往四方境界之外則侯
之環露臂脛角材力決射御勝負見勇武 言技謂此
七者 正義曰七者謂祝一史二射三御四醫五卜六百
工七射御前經以顯此重云者上論所試之時此論與祝
史醫卜並列見其色目 欲專其事亦為不德 正義
曰所以不貳事不移官者欲使專一其所有之事非但欲
使專事亦為技藝賤薄不 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
是道德之事故不許之

訟 司寇秋官卿掌 必三刺 以求民情斷其獄訟之中
刑者辟罪也 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

三日訊 有旨無簡不聽 簡誠也有其意無其
萬民 誠者不論以為罪 附從

輕 附施刑也求 赦從重 雖是罪可
出之使從輕 重猶赦之 凡制五刑必即

禮記義十九

十

李良

天論 制斷也即就也必即天論言與天意合閔子
曰古之道不即人心即或為則論或為倫 郵罰

麗於事 郵過也麗附也過人罰人當各 凡聽五刑
附於其事不可假他以喜怒

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 權

也 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 意

念也淺深謂俱有 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 盡
罪本心有善惡

情 疑獄汜與眾共之眾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

以成之 小大猶輕重已 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

正正聽之 中司寇吏也正於周鄉師之 正以獄成告
屬今漢有正平丞秦所置

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周禮鄉師之屬辨其

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職聽於朝司寇聽之朝王之

外朝也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

高三槐三公位焉大司寇以獄之成生口於王王命三公

參聽之王使三公復與司寇及正共平之重三公

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又當作宥宥寬

也一宥曰不識再宥凡作刑罰輕無赦法雖輕不赦之為人

日過失三宥曰遺忘易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

君子盡心焉變更也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

道以亂政殺折言破律巧賣法令者也亂名改作謂變易官與物之名更造法度左道若巫

蠱及俗禁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淫聲鄭衛

之屬也異服若聚鵠冠瓊弁也行偽而堅言偽而辯

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皆謂虛華捷給無誠者也假

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今時持喪葬築蓋嫁取卜數文書使民倍

禮違此四誅者不以聽為其為害大凡執禁以齊

衆不赦過亦為人將易犯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

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

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

尊物非民所宜有戎器軍器也粥賣

也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

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

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

凡以其不

可用也用器弓矢耒耜飲食器也度丈尺也數升縷多少

錦文珠玉成器不粥

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

不示民以奢與五貪也成猶善也

穀不時果實未孰不粥於市

物未成不利人木不中

伐不粥於市

伐之非時不中用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

禽獸魚鼈

禮記卷十九

土

李憲

不中殺不粥於市

殺之非時不中用月令季冬始漁周禮春獻鼈蜃

關

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

關竟上門譏呵察

疏

正義曰此一節

摠明論司寇聽訟刑罰禁止之事各隨文解之從此至赦從重論司寇正刑明辟之法正刑明辟者謂司寇當正

定刑書明斷罪法使刑不差二法不傾邪以聽天下獄訟必三刺者言正刑明辟聽訟之時刑法宜慎不可專制

故必須三刺以求民情有旨無簡不聽求民情既得其所犯之罪雖有旨意無誠實之狀則不聽之不論以為罪也

附從輕者附謂施刑施刑之時此人所犯之罪在輕重之間可輕可重則當求可輕之刑而附之則罪疑惟輕是

也赦從重者謂所犯之罪本非意故為而入重罪今赦赦之時從重罪之上而赦之其意輕故也即尚書云眚災

肆赦是也 一曰至萬民 正義曰案周禮司刺云 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刺殺也謂殺

殺犯罪之人其一問可殺與否於羣臣羣臣謂公卿大夫士其二問可殺與否於羣吏羣吏謂庶人在官者其三問可殺與否於庶人庶人謂萬姓衆來觀者此三刺雖以殺為本其被刑不殺者亦當問之

曰旨意也簡誠也言犯罪者雖有其意而無誠實者則不論之以為罪也 雖是罪可重猶赦之 正義曰此赦

從重與上附從輕皆是從重入輕所以再見其文者附從輕謂施刑從輕赦從重謂放赦從重所以異也 凡制至

於事 此一條論造制五刑須合天意輕重施於刑罰必附本情 必即天論者即就也論謂論議言制五刑之時

必就上天之意論議輕重天意好生又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言論議刑時亦當好生又就天道使生殺得中論或為

倫倫理也謂就天之倫理即是好生及好殺得中之理故鄭云言與天意合 郵罰麗於事者郵過也謂斷人罪過

罰謂責罰其身麗附也言斷人罪過及責罰其身皆依附於所犯之事不可離其本事假他別事而為喜怒也

制斷至為倫 正義曰經云制五刑必論古人造制五刑

下云必即天論及郵罰麗於事皆論斷罪之法故以制為斷非言初制五刑制是裁制故為斷也引閔子曰古之道

不即人心者證經即為即就之義案宣元年公羊傳云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

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經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閔子

性孝以為在喪從戎不即人情為制此禮是古之所制故閔子嫌之言論或為倫者諸本或有作倫者故云或為倫

也 凡聽至成之 原本也權本也凡犯罪之人或子為父隱臣為國諱雖觸刑禁而非其本惡故聽訟者本其宿

情立其恩義為平量之恕而免放意論輕重之序者意謂思念也聽訟者以盡意思念論量罪之輕重次序不有越

濫也 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者謂謹慎測度罪人意之善惡淺深之量以別之謂分別善惡使不相亂 悉其

衷致其忠愛以盡之者謂聽獄之人盡悉已之聰明尋其

事之根本又致其忠恕仁愛不使嚴酷枉濫以盡犯罪人
情不有抑屈 疑獄汜與衆共之者疑獄謂事可疑難斷
者也汜廣也已若疑彼罪而不能斷決當廣與衆庶共論
決之也 衆疑赦之者若衆人疑惑則當放赦之故書云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者小大
猶輕重也比例也已行故事曰比比此言雖疑而赦之不可
直爾而放當必察案舊法輕重之例以成於事 成獄至
制刑 成獄辭者謂獄史初責覈罪人之辭已成定也
史以獄成告於正者史司寇吏也正獄之正也吏以成辭
告於正也 正聽之者正得吏告罪成之辭而又聽察也
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者正聽已竟又以獄成之辭告
於大司寇也 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者大司寇得正之
告而又聽察於棘木之下謂王之外朝也 大司寇以獄
之成告於王者大司寇與公卿在朝槐棘之下聽獄訟成
以告於王也 王命三公參聽之王既得司寇之告成辭
而刑辟不可謬妄故王又命三公與司寇及正更共參準

禮記義十九

古

者

聽之也 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者三公參聽得其情實

以獄成辭以告於王也 主三又者三三事也又當為宥

宥寬也王得三公之告則以三事命寬之也 正於至

所置 正義曰案周禮鄉師屬地官不掌獄訟而云鄉師

者鄉謂鄉士也師謂士師也云之屬者謂遂士縣土方士

之等云今漢有正平丞秦所置者案漢書百官公卿表廷

尉秦官掌刑辟有正左右監宣帝地節三年初置左右平

鄭見古有正連言平耳此王制多是殷法秦則放殷置之

注周禮至位焉 正義曰周禮鄉師之屬至職聽於朝

是鄉士及遂士縣士職文云異其死刑之罪者鄭云異謂

殊其文書謂殊異其應死刑之罪別為簿書而要之鄭云

要之為其罪法之要辭如今劾矣即是囚之伏辯錄為要

狀云司寇聽之朝王之外朝也者案朝士職掌外朝之法

云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罷民則是犯罪之

又故知聽於外朝也云左九棘至三公位焉皆朝士職文

故其職云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

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象藻
在其後鄭云棘取赤心而外刺槐之言懷也懷來人於此
鄭康成以爲此外朝位在臯門內庫門之外

其期正義曰經直云王命三公參聽之得知三公復與

司寇及正共平之者以參聽之是三公之外共人相參而
聽之上既有正與司寇故知司寇及正在焉云周禮王欲

免之乃命三公會其期者案周禮鄉士掌六鄉之獄若欲
免之則王會其期遂士掌六遂之獄若欲免之則王令三

公會其期縣士掌野獄若欲免之則王命六卿會其期此
遂士職文也獨舉遂士公會其期者以經云王命三公故

舉遂士言之舉中以見上下則六鄉王自會之縣野之獄
王命六卿會之六卿以獄告于王也

正義曰此一宥以下是周禮司刺文鄭康成云議審也不
審若仇讎當報甲見乙誠以爲甲而殺之者過失者若舉

刃欲所伐而軼中人者遺忘若間帷薄忘有在焉而以兵
矢投射之王恐有此三事致罪故令以三事宥之若不當

禮記義十九

十五

周禮

三事故造罪者然後制刑 凡作刑罰輕無赦此文起例

故云凡作刑罰也此非疑獄故雖輕不赦也若輕者輒赦
則犯者衆也故書云刑故無小雖輕不赦之爲人易犯也

刑者至心焉 此說刑之不可變改故云刑者例也上
刑是刑罰之刑下例是例體之例訓此刑罰之刑以爲例

體之例言刑罰之刑加人例體又云例者成也言例體之
例是人之成就容貌容貌一成之後若以刀鋸鑿之斷者

不可續死者不可生故云不可變故君子盡心以聽刑焉
則上悉其聰明致其忠愛是也

正義曰盧云左道謂邪道地道尊右右爲貴故漢書云
右賢左惡右貴左賤故正道爲右不正道爲左若巫蠱及

俗禁者案漢書武帝時江充埋桐人於大子官是也初江
充曾犯大子後王將老欲立大子大子立必誅充充遂謀

大子爲桐人六枚埋在大子官中乃讒大子於帝曰臣
大子官有巫氣王遂令江充檢之果掘得桐人六枚盡以

針刺之大子以自無此事意不服遂殺充武帝故怒遂遣

丞相劉屈釐將兵伐太子太子急竄於湖縣民家而藏後
事發太子遂自殺而死於其處湖關老人訟太子無罪帝
乃悔之因立園陵於湖縣故思子望子歸來蠱者損壞之
名故左傳云皿蟲為蠱是蟲食器皿巫行邪術損壞於人
俗禁者若前漢張竦行辟反支後漢書郭躬傳有陳伯子
者出辟往亡入辟歸忌是也

淫聲鄭衛之屬者以鄭衛多淫風故鄭衛為淫聲云之屬
者則桑間濮上之音故樂記云鄭衛之音亂世之音桑間
濮上之音亡國之音是也云異服若聚鷓冠瓊弁者案僖
二十四年左傳云鄭子臧好聚鷓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
殺之于陳宋之間瓊弁者僖二十八年左傳云初楚子玉
自為瓊弁玉纓服度注云謂馬飾云若公輸般請以機室
者指其人巧謂之奇技指其機室謂之奇器故奇技奇器
摠謂般也 行偽至衆殺 行偽而堅者行此詐偽而守
之堅固不肯變改言偽而辯者謂言談偽事辭理明辯不
可屈止 學非而博者謂習學非違之書而又廣博

非而澤者謂順從非違之事而能光澤文飾以疑於衆如
此者殺案史記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之類是
也

皆謂虛華捷給無誠者也 正義曰習偽習非是
虛華辯博而澤是捷給不可依用是無誠也 假於至衆

殺 妄陳邪術恐懼於人假託吉凶以求財利假於鬼神
時日卜筮者謂假託鬼神假託時日假託卜筮以疑於衆

鬼神時日卜筮共有假文 今時至違制 正義曰謂
今時之人持執此喪葬築蓋嫁娶卜數之文書以惑於衆

妄陳禍福浪說妖祥築謂垣牆蓋謂舍宇 尊物至賈
也 正義曰言圭璧金璋及犧牲戎器皆是尊貴所合蓄

之物非民所宜有防民之僭偽也軍器防民之賊亂也
凡以至多少 正義曰此經之物若其合法度則得粥

之其不合法度者則不得粥也 布帛精麤者若朝服之
布十五升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之類是也 廣狹者布廣

二尺二寸帛則未聞鄭注周禮引逸巡守禮幅廣四尺八
寸為尺鄭注四當為三則帛廣二尺四寸用器弓矢耒耜

飲食器者既夕禮文既夕斂杆之屬即飲食器也
示民以奢與貪也 正義曰錦文珠玉成器衣服等不粥者不示民以奢飲食不粥者不示民以貪此衣服飲食與珠玉連文據華美者不得粥之恐民貪若尋常飲食則得粥之不得羣聚耳故周禮司越云禁屬遊飲食于市者是也前經圭璧金璋之等是貴者之器故注云非民所宜有謂全不合有以其名位卑故也此錦文珠玉等是華麗之物富人合有但不得聚之過多故云不粥於市不示民以奢也前文圭璧金璋各是一物即考工記金飾璋也皇氏以為用金為印璋案定本璋字從玉圭璧之類也且周時稱印曰璽未有稱璋皇氏之義非也 周禮至陰木正義曰此周禮山虞文鄭注云陽木生山南者陰木生山北者冬斬陽夏斬陰堅濡調 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 司關之官執此戒禁之書以譏察出入之人故云執禁以譏禁此身著異服之人又記 識口為異言之人防燕偽察非違

大史典禮執簡

禮記義十九

十七

高政

記奉諱惡

簡記策書也諱先王名惡忌日若子卯

疏

正義曰此一經論大史之官典

掌禮事國之得失是其所掌執此簡記策書奉其諱惡之事奉謂進也諱謂先王之名惡謂子卯忌日謂奉進於王以所諱所惡 諱先王名 正義曰下文云天子齊戒受諫傳云名終將諱之故以諱為先王之名其實餘諱亦大史奉之故禮運云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鄭注云以禮籍入謂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是亦諱諸侯之祖父也云惡忌日若子卯者忌日謂先王之亡日及子卯故云若子卯紂以甲子日死桀以乙卯日亡已具下檀弓疏此惡亦兼餘事故誦訓云掌道方慝以詔辟忌鄭注云方慝四方言語所惡是也

天子齊戒受諫

歲終羣臣奏歲事 諫王當所改為也

司會以歲之

成質於天子

司會冢宰之屬掌計要者成 計要也質猶平也平其計要

冢宰齊

戒受質

質王受之

大樂正大司冠市三官以其

成從質於天子

大樂正於周宗伯之屬市司市也於周司徒之屬從從於司會也

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百官各

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

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

百官此三百官之屬

百官齊戒

受質受平報也然後休老勞農

饗養之

成歲事

斷計

要制國用疏

天子至國用論天子受質及百官質於天子休老勞

正義曰此下至制國用

農制國用之事也齊戒受諫者以其歲終舊來所施之事或有不便須有改為百官以此上諫於王天子以其事重

禮記正義十九

十八

故先齊戒而後受於諫也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司會

總主羣官治要故以一歲治要之成質於天子質平也謂

奏上文簿聽天子平量之冢宰齊戒受質者冢宰是貳

王治事故亦齊戒贊王受羣官所平之事謂共王論定也

大樂正大司冠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者謂此三官

各以其當司成要隨從司會平於天子以周法言之司會

總主羣官簿書則司徒司馬司空簿書亦司會掌之質於

天子所以下文司徒司馬司空各質於天子不由司會惟
大樂正大司冠市三官從司會質於天子者司會總王治
要先質於王若今時先申帳目樂正司冠司市當司事少
即徑從司會以質於王其司徒司馬司空總主萬民其事既大雖司
會進其治要仍須各受質屬官親自質於天子百官齊戒
受質以司徒司馬司空質於天子天子平斷畢當須報於下故在下百官齊
戒受天子所平之要然後休老勞農者即十月蜡祭之
時飲酒勞農也成歲事者斷定計要一歲事成乃制來歲之國
用故云制國用也注歲終至焉也正義曰知齊戒受諫是

百疏首後增標目 後三行共橋凡十四字 天子下近本有者字

戒受質質王受之大樂正大司冠市三官以其

成從質於天子大樂正於周宗伯之屬市司市也於周司徒之屬從從於司會也

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百官各

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

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此三百官之屬百官齊戒

受質受平報也然後休老勞農饗養之成歲事斷計

要制國用疏天子至國用正義曰此下至制國用論天子受質及百官質於天子休老勞

農制國用之事也齊戒受諫者以其歲終舊來所施之事或有不便須有改焉百官以此上諫於王天子以其事重

禮記正義十九

十八

故先齊戒而後受於諫也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司會總主羣官治要故以一歲治要之成質於天子質平也謂

奏上文簿聽天子平量之冢宰齊戒受質者冢宰是貳王治事故亦齊戒贊王受羣官所平之事謂共王論定也

大樂正大司冠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者謂此三官各以其當司成要隨從司會平於天子以周法言之司會

總主羣官簿書則司徒司馬司空簿書亦司會掌之質於天子所以下文司徒司馬司空各質於天子不由司會惟

大樂正大司冠市三官從司會質於天子者司會總主治要先質於王若今時先申帳目樂正司冠司市當司事少

即徑從司會以質於王其司徒司馬司空總主萬民其事既大雖司會進其治要仍須各受質屬官親自質於天子百官齊戒

受質以司徒司馬司空質於天子天子平斷畢當須報於下故在下百官齊戒受天子所平之要然後休老勞農者即十月蜡祭之

時飲酒勞農也成歲事者斷定計要一歲事成乃制來歲之國用故云制國用也注歲終至焉也正義曰知齊戒受諫是

歲終者以下云休老勞農文相連接故知是歲終也
歲終受質故知諫王當所改為謂改其舊事更焉斯言
用歲終襄十四年左傳師曠云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
失常也彼諫王過惡故用正月與此別也

要 正義曰案天官司會中大夫二人屬冢宰故云冢宰
之屬云成計要也者案周禮注歲計曰會月計曰要日計
曰成彼對文耳此則摠而言之故云成計要也謂一歲簿
書摠要成就

大樂至會也 正義曰案上文司會直
云冢宰之屬不云於周此大樂正及市皆云於周者以此
文司會與周禮正同故不須云於周此大樂正於周是大
司樂此市亦於周為司市與周禮不同故以周禮明之云
從從於司會也者以文承上司會質於天子故知從質者

從司會也然此大樂正大司寇及市亦當受屬官之質以
其事少文不見耳 百官此三官之屬 正義曰司徒
司馬司空受百官質故云三官之屬若以勢法言之案曲
禮云司徒司馬司空司寇司士若以周法言之案百官傳司

禮記正義卷十九

十九

余政

徒司馬司空三官分主九卿則兼羣官焉
但大樂正大司寇司市特自質於天子也

禮記正義卷第十九



禮記正義卷第二十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

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

兼用之備陰陽也凡飲養陽氣凡食

養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

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

養於學達於諸侯

天子諸侯養老同也國國中

小學在國中大學在郊此制明矣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虞夏那周養老不同之事各依文解之凡養老

禮記義二十

萬昌

者皇氏云人君養老有四種一

是養三老五更二是子孫焉國難而死王養死者父祖三

是養致仕之老四是引戶校年養庶人之老熊氏云天子視學之年養老一歲有七

謂四時皆養老故鄭此注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是四時凡四也案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

必遂養老注云大合樂謂春入學合舞秋頒學合聲通前為六又季春大合樂天子視學亦養老世子云凡視

學必遂養老是摠為七也 有虞氏以燕禮者盧氏云燕禮脫履升堂崔氏云燕者殺烝於俎行一獻之禮坐而飲

酒以至於醉以虞氏帝道弘大故養老以燕禮 夏后氏以饗禮者崔氏云饗則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依尊卑

而為獻取數畢而已夏既受禪於虞是三王之首貴尚於禮故養老以饗禮相養敬也 殷人以食禮者崔氏云不

飲酒享大牢以禮食之那人質素威儀簡少故養老以食禮 周人脩而兼用之者謂周人脩三代之禮而兼用之以養老春夏養老之時用虞氏燕禮夏后氏饗禮之法若



秋冬養老之時用教人食禮之法以周極文故兼用三代之法也皇氏云饗有四種一是諸侯來朝天子饗之則周禮大行人職云上公之禮其饗禮九獻是也其牲則體薦體薦則房烝故春秋宣十六年左傳云饗有體薦又國語云王公立飫則有房烝其所云飫即謂饗也立而成禮謂之為飫也其禮亦有飯食故春人云凡饗食共其食米鄭云饗有食米則饗禮兼燕與食是也二是王親戚及諸侯之臣來聘王饗之禮亦有飯食及酒者親戚及賤臣不須禮隆但示慈惠故並得飲食之也其酌數亦當依命其牲折俎亦曰殺烝也故國語云親戚宴饗則有脩烝謂以燕禮而饗則有之也又左傳宣十六年云饗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饗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時定王饗士會而用折俎以國語及左傳故知王親戚及諸侯之大夫來聘皆折俎饗也其饗朝廷之臣亦當然也三是戎狄之君使來王饗之其禮則委饗也其來聘賤故王不親饗之但以牲全體委與之也故國語云戎翟貪而不讓坐諸門外而體委與

之是也此謂戎狄使臣賤之故委饗若夷狄君來則當與中國子男同故小行人職掌小賓小客所陳牲牢當不異也四是饗宿衛及耆老孤子則以醉為度故酒正云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鄭云要以醉為度食禮者有飯有殺雖設酒而不飲其禮以飯為主故曰食也其禮有二種一是禮食故大行人云諸公三食之禮有九舉及公食大夫禮之屬是也二是燕食者謂臣下自與賓客旦夕共食是也案鄭注曲禮酒漿處右云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燕禮者凡正饗食在廟燕則於寢燕以示慈惠故在於寢也燕禮則折俎有酒而無飯也其牲用狗謂為燕者詩毛傳云燕安也其禮最輕升堂行一獻禮畢而說屨升堂坐飲以至醉也儀禮猶有諸侯燕禮一篇也然凡燕禮亦有二種一是燕同姓二是燕異姓若燕同姓夜則飲之其於異姓讓之而止故詩湛露天子燕詩侯篇鄭箋云夜飲之禮同姓則成之其庶姓讓之則止其此燕饗食致仕之老皇氏云則當用正饗正食正燕之禮以

其有賢德者不可以褻禮待之其饗死事之老不必有德
又是老人不宜久立當用折俎之饗燕食之食老人不合
夜飲當用異姓之燕禮 **注**兼用至秋冬 正義曰兼用

之備陰陽者以燕之與饗是飲酒之禮是陽陽而無陰食
是飯飯是陰陰而無陽周兼用之故云備陰陽也云凡飲
養陽氣只食養陰氣者郊特牲文所以飲養陽者飲是清
虛陽氣之象食是形質陰體之義云陽用春夏陰用秋冬
者案郊特牲云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是故春禘而秋嘗
饗與禘連文故知饗在春食與嘗連文故知食在秋彼不
云冬夏者彼是殷禮此言冬夏者據周法也或鄭因春而
言夏因秋而見冬雖周冬夏不養老也就如熊義去冬夏
則一年有五養老也又春合舞秋合聲即是春秋養老之
事冬夏更無養老通季春大合樂有三養老也能氏以爲
春秋各再養老故爲一年七養老也去冬夏猶爲五義實
可疑皇氏云春夏雖以飲爲主亦有食先行饗次燕次食
秋冬以食爲主亦有饗先行食次燕次饗一日之中三事

禮記義二十

三

方集

行畢義或然也 五十至諸侯 此謂子孫爲國死難而

王養其父祖也五十始衰故養於鄉學 六十養於國者

六十漸衰養禮彌厚故養之於小學小學在國中 七

十養於學者七十大衰養禮轉重故養於大學 達於諸

侯者 言此養老之事非唯天子之法乃通達於諸侯盧

王等以爲養於鄉云不爲力政養於國云不與服戎皆謂

養庶人之老也非鄭義故鄭注云國中小學也 **注**國國

至明矣 正義曰養於國與養於學文相對故知國亦是

學也六十少於七十者六十者宜養於小學七十者宜養

於大學故云國國中小學云在王宮之左者據上文而知

云小學在國中大學在郊此制明矣者以上文云小學

在公官南之左大學在郊下文云那人養國老於右學養

庶老於左學貴右而賤左小學在國中左也大學在郊右

也與躬同也故云此躬制明矣以此篇從上以來雖解爲

躬制無正據可馮因此小學

八十拜君命一坐三

大學是躬制不疑故云明矣

八十拜君命一坐三

警亦如之九十使人受命謂君不親饗食必以其禮致之五十異

糗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

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糗糧也貳副也遊謂出入止觀六十

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紵

衾冒死而后制絞紵衾冒一日二日而可為者五十始衰六十

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

十雖得人_温不煖矣煖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

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

禮記卷二十

李憲

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尊養七十不俟朝

大夫士之老八十月告存每月致膳九十日有秩秩

也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

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力稍衰也力政域道之衰

也與及也八十不齊則不祭也子代之祭是謂宗子不孤五十而爵賢者命為大夫六十

不親學不能備弟子禮七十致政唯衰麻為喪致政還君

正義曰此一節論老人力衰與少不同之事各隨文解之七十養於大學至於八十年漸衰弱不

堪來學受養君以饗食之禮使人就家致之其受君命之

目恐其傾倒拜君命之時亦當如此故云亦如之 五十至可也 自此以下雜記卿大夫士及庶人年老節制在家自養之法隨年為品也 五十異糧者糗糧也五十始衰糧宜自異不可與少壯者同也 六十宿肉者轉老於恒宿肉在帳下不使求而不得也 七十貳膳者貳副也膳善食也恒令善食有儲副不使有闕也 八十常珍者珍謂常食之皆珍奇美食尋常使有 九十飲食不離寢者謂老人飲食無時或急求須得故不離於寢 膳飲從於遊可也者謂美善之膳水漿之飲從於老人所遊之處其理可也 六十至后制 六十歲制者明老而預為送終之具也年既衰老故逆辦之也歲制謂棺也不易可成故歲制然此謂大夫以下耳人君即位為禪不待六十也其樽則死後為之以其葬尚賒故檀弓云旬而布材是也 七十時制者時制謂一時可辦是衣物之難得者是年轉老所須辦轉切也 八十月制者月制謂一月可辦末物易得者也漸老彌切也 九十月脩者至九十樽衣

禮記卷二十

五

高

皆畢但日日脩理之為近於終故也 唯絞給衾冒死而後制者此四物易成故生不逆為須云乃制也故檀弓云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子弗為也 七十至有秩 謂大夫士老年而聽致事者則七十杖於國朝君之時入門至朝位君出揖之即退不待朝事畢也若不聽致仕則祭義云七十杖於朝八十不俟朝 八十月告存者告謂問也君每月使人致膳告問存否 九十月有秩者以至年老方極秩常也君則日使人以常膳致之故云日有秩 大夫皆入門右北面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揖大夫大夫皆少進彼鄭注云變爾言揖使近北者爾揖君則退請就位君揖之時七十老者則退故祭義注云君揖之即退不待朝事畢其少壯者則待朝事之終也 每月至 正義曰經直云月告存知非直遣人告問存否也 禮 禮者以下云九十日有秩上文云天子欲有問焉 禮 禮者以珍從明八十每月告存之時必當致膳也 禮

稍至不孤 正義曰以上文歲制及杖於家之屬兼含大
夫七及庶人之老此五十不從力政及不與服戎唯據庶
人之事故云力政城道之役也謂築城垣治道也其大夫
士六十未致仕若為軍將當與服戎故知此據庶人也案
異義禮戴說王制云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易孟
氏韓詩說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古周禮說國
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許
慎謹案云五經說皆不同是無明文所據漢承百王而制
二十三而役五十六而免六十五已老而周復征之非用
民意是許以周禮為非鄭駁之云周禮是周公之制王制
是孔子之後大賢所記先王之事周禮所謂皆征之者使
為胥徒給公家之事如今之正衛耳六十而不與服戎胥
徒事暇坐息之間多其五歲又何大違之云徒給公家之
事云非用民意取王制所云力政挽引築作之事所謂服
戎謂從軍為士卒也二者皆勞於胥徒故早舍之如鄭正
言力政田役為重故云五十免之故此五十不從力政祭

本六十四

禮記義二十

六

百

義云五十不為甸徒也成事差輕六十不與服戎及孟氏
說六十還兵是也胥徒又輕故野外六十五猶征之若
郊之內以其多役其胥徒之事六十則免初受役之時始
年二十也其野王城之外力役又少胥徒之事十五則征
之至六十五其力政之事皆二十受之兵革之事則三十
受之故易孟氏詩韓氏皆云二十行役三十受兵也云是
謂宗子不孤者以父是宗子年已八十七子則代之而祭若
父不為宗子則不主祭祀無祭可代今已足父嫡子代父
而祭之是有父之宗子案喪服云宗子孤為殤以無父則
稱孤明有父則不孤故云是謂宗子不孤也 **注**賢者命
為大夫 正義曰經文云五十而爵鄭知非命為士而云
大夫者以王制殷法殷則士無爵此經云而爵故知是大
夫也此謂凡常之人有賢德故五十始為大夫若其有
不必五十則喪服小功章云大夫為昆弟之長殤是幼為
大夫為兄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
之長殤

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

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

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

之西郊皆學名也異者四代相變耳或上西或上東或

貴在國或貴在郊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

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

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

於西郊膠之言糾也庠之言養也周之小學為有虞

氏之庠制是以名庠云其立鄉學亦如之膠或作練有

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

燕衣而養老殷人哱而祭縞衣而養老周

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

皇冕屬也畫羽飾焉凡冕屬其服皆玄上纁下

有虞氏十二章周九章夏殷未聞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

羣臣燕之服有虞氏質深衣而已夏而改之尚黑而黑衣

裳殷尚白而縞衣裳周則兼用之玄衣素裳其冠則牟追

章甫委貌也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為朝服燕禮曰燕朝服

禮記義二十 七 成

養老皆引年

已而引戶校年當行復除也老人衆多非賢者不可皆養

八十者

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

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廢廢於人事父母之喪三

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

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期

不從政也

自從

正義曰此一節明養致仕老及庶人老給賜之事各依文解之

至如之 正義曰此四代養老之處雖其名不同以殷人

云右學左學虞氏云上庠下庠學記云黨有庠文王世子

云學干戈羽籥於東序以此約之故知皆學名也養老必

在學者以學教孝悌之處故於中養老熊氏云國老謂卿

大夫致仕者庶老謂士也皇氏云庶老兼庶人在官者其

致仕之老大夫以上當養從國老之法士養從庶老之法

故外饗云邦饗耆老掌其割亨鄭注引此周人養國老於

東膠養庶老於虞庠是也虞般尚質貴取物成故大學在

西小學在東夏周貴文取積漸長養故大學在東小學在

西故云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

中王宮之東以虞般質俱貴於西故併言之夏周為文皆

上東故亦併言之云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

禮記義二十

八

高政

西序虞庠亦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西郊是也

云周之小學有虞氏之庠制者庠則後有室前有堂若

夏后氏之序及周之學所在序者皆與庠制同其州黨之

序則歇前而已序則豫也故鄉射云豫則鉤楹內堂則古

楹外彼鄭注豫讀如成周宣榭災之榭是也云其立鄉學

亦如之者言鄉學亦為庠制故上文云耆老皆朝于庠是

也周大學在國之西郊鄭駁異義云三靈一雍在郊者熊

氏云文王之時猶從勢禮故辟廡大學在郊劉氏以為周

之小學為辟廡在郊 皇冕至朝也 正義曰以皇與

下冕相對故為冕屬案周禮有設皇邸又云有皇舞皆冕

鳳皇之字鳳羽五采故云畫羽飾之案上注云虞夏之

天子服有日月星辰此云夏殷未聞者以臯陶謨謂之虞

夏書因彼之成文故云虞夏之制其實唯謂虞也云凡養

老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鄭知然者以經云夏后氏

燕衣而養老周人玄衣而養老周人燕用玄衣故知養老

燕衣之服也云有虞氏質深衣而已者深衣謂白布衣

以質用白布而已。其冠未聞。皇氏云以為養老首還服。皇冠。崔氏云以為與夏同冠。未知然否。案郊特牲云。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大古則虞氏或用白布冠也。云夏而改之。尚黑而黑衣裳者。以殷人尚白。用縞衣。夏既尚黑。燕衣黑。衣也。云縞尚白。而縞衣裳者。縞白色。生絹亦名為素。此縞衣。謂白白布深衣也。云周則兼用之。玄衣素裳者。以經云。玄衣而養老。若衣裳俱玄。則與夏不異。又儀禮朝服。緇布衣。素裳。緇則玄。故為玄衣素裳。上養老云。周人脩而兼用之。故養老之衣亦脩而兼用之。云其冠則牟。追章甫委貌也。者。案儀禮朝服首著玄冠。玄冠即委貌。以此推之。則縞之朝服。則皆著章甫之冠。夏之朝服著牟。追云。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為朝服者。以燕禮諸侯燕。臣子用朝服。明天子之燕亦朝服也。引燕禮曰。燕朝服者。證朝燕同。云服是服也。者。言燕時服是玄衣素裳之服。崔氏云。天子燕畿內諸侯以緇衣。燕畿外諸侯以玄冠。諸侯各以為朝服。事無明文。不可依也。云王者之後亦以燕服為之者。王藻云。魯季康

子朝服以縞。若當時無朝服。以縞。康子不應服之。明是宋人所著。故康子僭效之。宋既朝服以縞。杞當朝服以玄。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也者。王藻文引之者。證天子與諸侯朝服之別。案詩頌弁注云。禮天子諸侯朝服以燕。天子之朝服以皮弁。服以皮弁。燕不用玄衣者。詩所謂燕同。姓諸公及異姓甥舅等。故用皮弁尚質故也。若燕其諸侯。則用玄衣。明諸侯則朝服以日視朝。服則玄冕素裳也。冠禮記云。周弁。躬。嘒。夏收。鄭云。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嘒。名出於撫。撫覆也。所以自覆飾也。收。言所以收斂髮也。其制之異。亦未聞。冠禮記又云。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鄭注云。委。猶實也。言所以實正容貌。章明也。躬。質言以表明丈夫也。毋發聲也。追。猶堆也。夏后氏質。以其形名之。其制之異。同未聞。將徙至從政。此謂大夫采地之民。徙於諸侯為民。以其新徙。首須有除。但諸侯地寬。役少。為人所欲。故唯三月不從政。占

役多地狹欲令人貪之故期不從政案旅師云新旺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鄭注引此文以證之是據民之遷徙王肅及庾氏等以為據仕者從大夫家出少而無父者謂仕諸侯從諸侯退仕大夫非鄭義也

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

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

無告者也皆有常餼餼廩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矜恤鰥寡孤獨之

事無妻無夫謂之矜寡者案孝經云男子六十無妻曰鰥婦人五十無夫曰寡舜年三十而尚書謂之鰥者以其父

頑母罷無為娶之端故雖三十而亦稱鰥詩云何草不玄何人不矜據久役在外嫁娶失時亦謂之為矜矜與鰥同

其男子無妻亦謂之寡左傳云崔杼生成及疆而寡案劉熙釋名云無妻曰鰥愁悒不能寐目恒鰥鰥然其字從魚

大九系四里六 禮記義二十 十 危

魚目恒不開無夫曰寡寡偶也偶然單獨也無父曰孤孤顧也顧望無所瞻見也無子曰獨獨鹿也鹿鹿無所依也

瘠鰥跛躄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哭良之謂

支節絕也侏儒短人也器能也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

中央道有三塗遠別也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

友不相踰廣敬也謂於塗中**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矜恤疾

謂耳不聞聲跛躄謂足不能行斷者謂支節解絕侏儒謂容貌短小百工謂有雜技藝此等既非老無告不可特與

常簞既有疾病不可不養以其病尚輕不可虛費官物故各以其器食之器能也因其各有所能供官役使以稟餼

食之案晉語云文公問八疾胥臣對云戚施植鐻注云使擊鐘遠蔭蒙瓊注云瓊是玉磬使擊之侏儒扶廬注云扶

持也廬戟柄也蒙賁循聲注云歌詠琴瑟聳贖司火注云使主然火其童昏聩瘖僂置於掌上此瘖與侏儒其器食之者今古法以器食之外傳不云跛躄此不云遠蔭戚施設文不具外傳瘖與僂僂置於掌上此瘖與侏儒其器食之者今古法
也輕任并重任分班白者不提挈皆謂以與少者雜色

曰君子者老不徒行庶人者老不徒食徒猶空也

疏正義曰父齒者也任謂有擔負者俱應擔負老少並輕則併與少者擔之也重任分者老少並重不可

併與少者一人則分為輕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

成不造燕絜命造為**疏**正義曰皇氏云此謂有地大夫故祭器不假若無地大夫

則當假之故禮運云大夫祭器不假禮記義二十方一里者為田

九百畝一里方三百步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為

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為田

九十億畝億今十萬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

為田九萬億畝萬億今萬萬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開方之法揔計天子畿外內

諸侯之地小大各依文解之方一里者為田九百畝案

論語云步百為畝是長一百步闊一步畝百為夫是一頃也長闊一百步夫三為屋是三頃也闊三百步長一百步

屋三為井是九百畝也長闊一里正義億今十萬

日方十里為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一箇十里之方既為田九萬畝則十箇十里之方為田九十萬畝一百箇十里之方為田九百萬畝今云九十億畝是一億有十萬十億有一百萬九十億為九百萬畝故云億今十

萬尹文子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醜皆以數相十此謂小億也此鄭氏所用毛詩傳云數萬至萬曰億是大億也非鄭義

注萬億今萬萬也 正義曰計千里之方為方百里者百一箇百里之方既為九十億畝則十箇百里方為九

百億畝百箇百里方為九千億畝今乃云九萬億畝與數不同者若以億言之當云九千億畝若以萬言之當云九

萬萬畝但書經戰國及秦之世經籍錯亂此經上下或億或萬字相交涉遂誤為萬億鄭未注之前書本既爾鄭更

不顯言其錯因此錯本萬億之言即云此經萬億者即今之萬萬皇氏以為億數不定或以十萬為億或以萬萬為

億或以一萬為億此云萬億者祇是萬萬也六國時或將萬為億故云萬億但古事難委未知孰是故備存焉 **自**

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 冀州 自南河至

於江千里而近 豫州 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

禮記義二十

十一

許貴

遙 荊州 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 徐州

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 亦冀州 自西河至

於流沙千里而遙 雍州 西不盡流沙南不盡

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內

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為田八十萬億一萬

億畝 九州之大計 方百里者為田九十億畝山陵

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

其餘六十億畝 以一大國為率其餘所以授民也山足曰麓 **疏** 正義曰此一節

論四海之內地遠近里數也言千里而近者皇氏云自江
山至南河以千里言之其地稍近言不滿千里下云自江
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謂以千里言之其地稍遠言不齊千
里熊氏以為近者謂過千里遙者謂不滿千里其義似非
也其餘遙近皆放此也 為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 以
一州方千里九州方三千里三三如九為方千里者有九
一箇千里有九萬億畝九箇千里九九八十一故有八十
一萬億畝但記文詳具於八十整數之下云萬億是八十
箇萬億又云一萬億言是詳也以前文誤 為萬億此則因前文之誤更以萬億言之 古者以周

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古
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
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

禮記義二十

十三

徐通

寸二分

周尺之數未詳聞也案禮制周猶以十寸為尺
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則步更

為八八六十四寸以此計之古者百畝當今百五
十六畝二十五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

疏正

曰古者八寸為尺今以周尺八尺為步則一步有六尺四
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則一步有五十二寸是今步
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十二寸以此計之則古者百畝當今
東田百五十二畝七十一步有餘與此百四十六畝三十
步不相應也又今步每步剩古步十二寸以此計之則古
之百里當今百二十三里一百一十五步二十寸與此經
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又不相應故鄭云六
國時多變亂法度經文錯亂不可用也 案禮至五里

正義曰玉人職云鎮圭尺有二寸又云相圭九寸是周
猶以十寸為尺也今經云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乃是六
十四寸則謂周八寸為尺也故云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
或言周尺八寸也鄭即以古周尺十寸為尺八尺為步則

步八十寸鄭又以今周尺八寸為尺八尺為步則今步皆少於古步一十六寸也是今步別剩六十寸云以此計之者謂以古步又以今周尺八寸八尺為步外剩十六寸而計之則古之四步剩出今之一步古之四十步為今之五十步古之八十步為今之一百步計古之一畝之田長百步得為今田一百二十五步是今田每一畝之上剩出二十五步則方百畝之田從北嚮南每畝剩二十五步揔為二千五百步從東嚮西每畝二十五步亦揔為二千五百步相併為五千步是揔為五十畝又西南一角南北長二十五步應南畔所剩之度東西亦長二十五步應西畔所剩之度計方二十五步開方乘之揔積得六百二十五步六百步則為六畝餘有二十五步故云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也又古四步剩今一步則古者四里剩今一里為五里則古者四十里剩今十里為五十里則古者八十里剩今二十里揔為百里是古者八十里為今百里今之百里之外猶有古之二十里四里剩一里其古

禮記義二十

古

高彥

二十里為今之二十五里故云

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

方千里者為方百

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

者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為方百里

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其餘方百里者

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

二十為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

方十里者六十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

為附庸間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間田以

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間田

疏

正義曰此經論畿外

州建國之法九州州列方千里凡千里之方以開方計之為方百里者凡有一百故云為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者前文云立大國三十故此云封方百里者三十國謂公也以百中去三十故其餘方百里者有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為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謂侯國也凡百里之方開方計之為十里之方百其七十里之國一用十里之方四十九七十里之國二則用十里之方九十八則一箇百里為七十里之國二剩十里之方二然則二十箇七十里之國用百里之方十剩十里方有二十七十里之國六十用百里之方三十剩十里之方六十今就百里之方三十之方抽去十里之方六十是用百里之方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故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者上云小國百二十謂伯國也凡百里之方一封五十里之國四則十箇百里

禮記卷二十

十五

王陸

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為一方百里者百封

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

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為方百里者十方十

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

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為方

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

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

疏

正義曰天子縣內地

方千里為方百里者百既用九箇擬封百里之國故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也 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者凡百里之方十為七十里之國二十剩十里之方二十今以十里之方二十又更取其外十里之方二十九添前二十為四十九為七十里之國一是次國二十一也摠用百里之方十十里之方二十九是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 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者謂小國也凡百里之方一為五十里之國四則百里之方十為五十里之國四十又百里之方五為五十里之國二十摠為五十里之國六十更有五十里之國三凡一箇五十里之國用十里之方二十五則三箇五十里國摠用十里之方七十五是用地方百里者一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是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然畿外千里封國之外所餘地少其畿內千里所餘地多者以畿外之土本擬封建諸侯故國數多餘地少畿內本供天子又有郊關鄉諸侯遂準擬公卿王子弟采邑故建國數少餘地多

禮記義二十

十六

馬春

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四人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人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天子之大夫為三監監於諸侯之國者其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

取之於方伯之地方伯為朝天子皆有湯

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給齊戒自潔清之用浴用湯沐

用諸侯世子世國象賢也大夫不世爵使以

德爵以功謂縣內及列國諸侯為天子大夫者不世爵而世祿辟賢也未賜爵

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列國及縣內之國也諸侯之

大夫不世爵祿正義曰此一節論士大夫及諸侯等食祿之數兼明臣之

世與不世之事今各隨文解之前以有諸侯之下士以

上及大夫卿君故此依前而釋也諸侯之士既明則天子

士同之可知故此文發畿外之卿也前云諸侯下士視上

農夫故有九人也前云上士倍中士故三十六也前文下

大夫倍上士則食七十二人前云卿四大夫祿則二百八

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者君謂大國之君也前

云君十卿祿故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國之卿食二百一

十六人者謂夏伯勢侯周則侯伯國也此大夫以下亦如

大國大夫而卿惟得三大夫祿耳故特言卿也君食二

千一百六十人者君亦十卿祿也小國之卿食百四十

四人者小國謂夏周子男勢之伯國也大夫以下亦如大
國大夫而卿則二大夫祿耳君食千四百四十人者君
亦十卿祿也次國之卿合於其君者大國三卿皆命於
天子則其祿各食二百八十八人若次國三卿二卿命於
天子祿各食二百一十六人而一卿命於其君為賤則祿
不可等命天子者故視小國卿小國卿食一百四十四人
也其若子男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則祿猶如此
其命天子卿無以異也其國小故不復差降也或云視大
夫也其天子之士卿大夫無文宜準大國之卿大夫士也
給齊至用潘正義曰以方伯朝天子故給以湯沐

之邑案前文云不能五十里曰附庸又云天子元士視附庸以湯沐之邑視元士亦五十里以下異義公羊說諸侯朝天子天子之郊皆有朝宿之邑從泰山之下皆有湯沐之邑左氏說諸侯有功德於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此皆有湯沐邑其餘則否許慎謹案京師之地皆有朝宿邑周千八百諸侯盡京師地不能容之不合事理之宜是許慎不從公羊之說鄭無駁當從許說

謂縣至賢也

正義曰知此大

夫是天子大夫者以下云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此直云大夫不世爵與諸侯大夫文異故知是天子大夫也知是縣內及列國諸侯入為天子大夫者案禮運云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則周召畢原之等是縣內諸侯也詩衛武公入相於周又尚書顧命齊侯為虎賁衛侯為司寇是列國諸侯也並入為天子大夫案司裘諸侯則共熊侯豹侯是畿內亦曰諸侯此不云諸侯而云大夫者辟上諸侯世子之文故云大夫然畿內諸侯有為三公則周召是也列國

禮記義二十

十八

徐通

諸侯入為六卿則鄭武公是也今摠云為天子大夫者若言公卿大夫於文為煩故摠言大夫以包之詩云三事大夫謂三公也春秋諸侯殺大夫謂卿也是大夫為摠號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者未賜爵謂列國諸侯及縣內諸侯其身既死其子未得爵賜其衣服禮制視天子元士若畿外者君其本國畿內者亦君畿內之國故鄭注云列國及縣內之國鄭必知兼畿外列國者以詩小雅韎韐有奭謂諸侯世子未遇爵命服士服而來此云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故知兼列國也其畿內諸侯有大功德元子出封畿外則王命次子守其采邑若其賢才則世為公卿則春秋周公召伯之屬是也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者諸侯降於天子故大夫不世爵祿若有大功德亦得世之故隱八年官有世功則有官

六禮冠昏喪祭

鄉相見

鄉鄉飲酒鄉射

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

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為異別度

量數制 飲食為上衣服次之事為謂百工技藝也異別五方用器不同也度丈尺也量斗斛也數百十

也制布帛幅廣狹也

禮記正義卷第二十



禮記義二十

十九

禮記正義卷第二十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禮記正義' and '卷第二十']

